

去年年底，充斥着上世纪中后期美式流行文化元素、全球范围内大爆的现象级剧集《怪奇物语》迎来大结局，没有了异世界的小镇，如同童年的悄悄告别，三分长进，七分惆怅。今年初，国剧宇宙则传来可歌可泣的好消息：《武林外传》里的郭芙蓉业已还清债务，变回自由身。观众一边感叹光阴无情、何人可逃，一边在社交媒体上排队刷屏“要哭了”。

事实上，只须稍加留意，便能察觉近10年来，“全球80后怀旧狂潮”（更宽泛的区间，是75后—95前这样的年龄段）愈演愈烈，浩浩荡荡。原来不知不觉间，一代人开始老去、开始恍惚，开始沉溺于各种残存的、亦甜亦酸的记忆。校园清晨的薄雾、城市湖畔若即若离的虫鸣、街角小吃店炸鸡入油锅的酥香、电子游戏略显喧闹的配乐……生命里最年轻的一些经历正在任性地、真切地发挥作用，帮助挂满了沉重包袱的思绪抽离近乎麻木不仁的现实状态。

于是，在幻想里漫游的人们，突然变成了一群不知所措的小动物。当发现长久干涸的河床再度溢满激荡的、甘冽的清流，渴望靠近又怕卷入没顶的共振漩涡，试图远离然终归难舍难分。

旧物梦呓惊了谁，谁解其中味？谁在时间的罅隙里偷欢，谁

生命里最年轻的一些经历正在任性地、真切地发挥作用，帮助挂满了沉重包袱的思绪抽离近乎麻木不仁的现实状态。

在数雁渡寒潭有几只高飞、几只返还？

放下“清醒”，追求纯爱的年岁

超越了普通情景喜剧范畴、播出整20年未减流量的《武林外传》，因为剧迷的成长，嵌入他们记忆中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。今朝回望，郭芙蓉女士显然是当下甚嚣尘上之“趋利避害、人间清醒”课程的反面典型——她出走为行侠仗义，留在客栈为履行承诺，为友情岁月，也为那个不名一文、只会叨叨“子曾经曰过”的男人。在日常劳作的烟火气里，郭芙蓉找到向往的江湖，完全不care下跌的事业线、混乱的婚恋kpi，惟愿遵从内心诚实的选择。

平心而论，郭芙蓉不及祝双温柔秀丽，而想到“美貌”的代名词，刚去世的何晴无疑最具发言权。此姝眉尖若蹙，双眸含情，一颦一笑间倾国倾城，观众恨不得将其掬在掌心呵护疼宠。她饰演的大周后，才有资格让烂

漫风流的李后主惊艳动情、暂时收心；她饰演的包惜弱，才能让异族见多识广的俊美王爷思恋发痴、巧取豪夺，连附赠的“拖油瓶”也一块儿爱了。观众会进一步想到朱媛媛、周洁、周海媚、蓝洁瑛、李玲玉等近些年来芳华凋零的薄命红颜，更会经由她们的代表作，尤其怀念从前文娱圈“神仙打架”的日子。彼时，内地尚保留浓厚的学院派气质，追求宏大叙事、十年动乱后“文艺复兴”的史诗感，比如何晴参演过的四大名著影视改编；而港台市井草莽的风格适宜打打杀杀、胡闹嗤笑里摸索到一点不屈的侠义精神，故大银幕推崇的男女色相在视觉上都攻击性极强，绝对不存在滤镜里长得一模一样、娇弱自怜的小白脸和菟丝花们。

审美降级，大概早就是全球常态。比何晴小几岁的中山美穗2024年底传出死讯，粉丝茫然，一封封写好的告白信再也找不到接收的对象了——她毕竟是中山美穗，是《情书》里征服了美少年柏原崇的女人啊。此前两年，调性无限趋近《情书》、《寒竹百合》(80年代生人)导演的日剧《初